

舊風舊雨

靳飞 著

湖南大学出版社

寂寞书斋 笔底波澜——贺张中行翁回想录完成

送别萧乾先生

遥祭梅葆玥

谁爱京剧，我就爱谁——哭叶盛长先生

悼季羡林先生

悲悼能乐师关根祥人先生

谁人有此闲性情——怀念周汝昌先生

梅葆玖先生的最后一程

张国荣与坂东玉三郎的最后一面

靳飞 著

舊風舊雨

卷
随笔文丛

湖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旧风旧雨 / 靳飞著. — 长沙: 湖南大学出版社,
2017.7

(开卷随笔文丛)

ISBN 978-7-5667-1271-4

I. ①旧… II. ①靳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4663号

旧风旧雨

JIUFENG JIUYU

作者: 靳 飞(著)

策划编辑: 肖立生 邹 彬 刘 旺

责任编辑: 刘 旺

责任校对: 全 健

装帧设计: 山和水设计工作室

印 装: 长沙超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×1168 32开 印张: 9.25 字数: 200

版次: 2017年8月第1版 印次: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667-1271-4

定价: 32.00元

出版人: 雷 鸣

出版发行: 湖南大学出版社

社址: 湖南·长沙·岳麓山 邮编: 410082

电话: 0731-88822559(发行部), 88821691(编辑部), 88821006(出版部)

传真: 0731-88649312(发行部), 88822264(总编室)

网址: <http://www.hnupress.com>

电子邮箱: 56181521@qq.com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, 请与发行部联系

序一

但愿一识若朴堂

丁天

靳飞是我初中时的学长，大我两岁，高我两级。学校坐落在城北地带钟鼓楼身后的那一爿方方正正带着“包浆”的老城区的胡同最深处，是清末康有为康先生创建的，现在还有一块旧时的石碑戳在校园内。只是，年深日久，历经风雨，康先生的字迹已模糊。前清和民国那会儿，附近居民多有世家贵胄。我们上学时，不少老师和同学，若细追溯起家世，仍会让人浮想联翩，像是百年中国白云苍狗世事变迁的一个小小旁注。原来这位考试老不及格的同学是贝勒爷后人，原来那位受气包似的女生搁早年间说竟然还是一格格。

那时，靳飞家住北锣鼓巷。与我等浑浑噩噩昏昏欲睡苦熬漫长中学时光的无知少年不同，少年时，靳飞已是那一方水土中的一位人物，用老北京话说，是一位“爷”。因是书香门第，

家学渊源，少年靳爷是自幼就博览群书的，可以说，在当时，十来岁的年纪，学问已震南北两锣鼓巷十几条胡同。又喜欢寻城中古迹，爱拜访散落市井民间的高人，耳濡目染，更是早早熏陶出日后学者的格局，以及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一介少年贵公子气质。

只是，或是自身性格原因使然，或也是旧城区环境氛围造就，这位少年贵公子却并不一味闭门读书自娱自修，放下书卷，走出书宅，人还特别外场，特别四海，好热闹，好交朋友，胸中亦有让人一见如故的磊落侠气。话说，某次，少年靳爷在盘根错节的迷宫般的胡同里骑车，估计也是骑得快了那么一点儿，突然风驰电掣的一个急转弯，差点儿迎面撞到一老大爷。老大爷也不是凡人，手疾眼快，垫步拧腰，蹭一下子，侧身闪过。这段儿如果要拍电影，考虑到画面美感，老大爷是可以拍成商业大片式的凌空跃起的，一个独脚飞鹤，脚尖踩在急刹而停的少年靳爷的自行车前把上，手里还稳稳当地拎着他的鸟笼子，嘴里冲少年靳爷一声轻呵：爷们儿，看着点儿嘿，若是一般的老大爷还不早让你给撞飞了？也是因缘际会，爷俩一聊，三五句话，竟然就迅疾聊成了要好的朋友。这位老大爷还真就不是凡人，有名有姓，有字号有来历，早年间都是城中响当当的一号人物。

说回《旧风旧雨》，这一册书里的诸多前贤，很多都是和少年靳爷过从甚密的忘年交。这一点，具体细节，看书自知，不用多述。一句话，有传承。换句话说，有根。其实，旧时，很多时候，师父也未必有心要教什么，都是日常中有悟性的徒

弟们自己看来的。若真看得明白，学问还真就不一定都在书本里。但是，话说回来，书还是要读得多，要六场通透，这才能和前辈大师们搭上话。要不然，见面不相识，对坐两不知，也是白搭。

说到书，其实我是靳飞的读者。因常自诩读书多，自命眼经磨砺，所以读书其实颇挑剔。但若真碰到好的，也是真拜服。读靳飞的书，我是常拍案叫绝，击节赞叹，自愧弗如的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我和靳飞靳先生的真正相识，应是在他的书中，在他的文字中。

真好文字，真如一池春水。夜深时闲来翻阅，常有惊艳邂逅，犹如旧时，浸淫戏中的老戏迷，听台上好角儿的好唱，台下，若不把这声“好”喊出来，就憋得难受，五脏六腑都不舒坦。靳飞有一组写花的篇章，极短，和《旧风旧雨》这一组，可算是相映成趣。若把《旧风旧雨》视为“以正合”，写花的短章则可以看做是“以奇出”。《旧风旧雨》有些是悼文，极沉重，写花的一组却轻灵。这些花，和那些人，花亦是人，人亦如花。信手拈来的一些记忆中旧人旧事的细节，短短几行字，人物的文采风流，恍若于文字间栩栩然重生。刻画细致入微，却又不着刻画痕迹，真真是“天地间若无此等文字，天地也寂寞了也”。当时就觉得，靳飞的文字一定是练过的，而且是真练成了的。私意作文亦如法书，是需要练的。怎么练？就是先写干三缸水再说。但是，三缸水的功夫，和十缸水的功夫，行外人看不明白，内行人却是一望自知。没别的，就是见得多了，所以，知道、明白。

文章如何算好？无非两句话。一要“有话说”，二要“用自己的话说”。有话说，是有内容，有内涵，有所表达；用自己的话说，是独具风格，自成一家。作为文字家，因有话说，有真性情，提笔就得，这就是所谓“倚马可待”。据我所知，《旧风旧雨》中的不少篇章，是人家约稿，立等的，当晚就要，第二天就整版见报。这是见真功夫的，没有真性情，没有真才情，是做不到的。

早年从还珠楼主书里看来的，说武功有正邪之分，邪派效果显著，突飞猛进，但有副作用，易走火入魔；正派很慢，循序渐进，但根基稳固。未成时不显山不露水，成时就是大宗师气象，外加仁者无敌，上善若水，一派平和。就是太慢，慢到每日里完全看不出功力增长，全靠日子有功，耐不住寂寞的，就没法练正派武功。走正路，就得有过日子的心。少年们自然是都喜欢当邪派高手，坐骑金雕鞍，满楼红袖招。只有到了一定的岁数，才会知道，静水深流的大宗师境界，那才是人间正道，是金不换的。而我是时常觉得，靳飞的文字是一如世间上乘武功的正宗，亦如旧时国剧，梅兰芳梅先生一派的“中正平和”，是为典范。

最后，若不谈靳飞文字，而想要面面俱到地谈论靳飞其人，于谈论者既不可能，同时也是会让读者眼花缭乱的。作为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，同时又是北京戏曲评论学会的会长，靳飞常年在东京和北京之间飞来飞去，故有“两京盛世闲人，中日祖传票友”之趣称。说是闲人，其实人却根本闲不住。隔海往返之间，每每会有中日两国的文化友好交流项目在三万英尺的云

海端于飞机舷窗畔产生于他思绪。因是凌空产生，俱是神来之笔。一落地，马不停蹄，付诸行动，很多项目，名动一时，彩声如雷，故玖爷——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葆玖先生——是以称靳飞“民间国宝”。在埋头著述的同时，这“民间国宝”还分身兼任着大型戏剧演出的制作人、策划人、编剧、导演，在很多人看来，靳飞真可算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“高人”“神人”“趣人”。是那种北京城口语中所谓“传说中的”赞语人物。

在我看，他的令人眼花缭乱，还在于他既是老派人物，亦是新派人物。说他是老派人物，是他身上有民国范儿，那种精神、气质甚至灵魂层面的民国范儿；说他是新派人物，亦是因这民国范儿而起，他更像是民国时代的那一类洋派人物。儒雅、斯文、和气，特别体面，特别有样儿。说话头头是道，侃侃而谈。即便盛夏酷暑，亦是西装革履。虽然瘦弱，人却挺拔。有学者风范，亦有早年间“爷”的气度。

此外，我亦常觉得，靳飞其实身上有侠气。这一“侠”字，自然不是指他会飞檐走壁，他的热情、爽朗、仗义，敢担当，是某种如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的先秦风度，是某种如唐之仙侠的哲人气质，或者，就是民国文人“风雨如晦”的君子精神。

他的著述之丰，之勤，考据、钻研之精，他的博闻强记，他的学问之深，在我看，都是少见的，罕有的。如此，也难怪身边不少朋友会时常晃范儿，会觉得他像是从民国时代破空穿越而来的。何以有此错觉？《旧风旧雨》中写师承的部分，读罢或可以解惑，从中是可以一窥若朴堂（这是靳飞的堂号）——主人的学问渊源的。

若朴堂近年多有厚厚专著问世，其精深与渊博，是体现在他的字里行间的，按下不表。而这一本怀人的散文集——《旧风旧雨》，在他作品中，其特殊的位置却又与他的专著系列不同。《旧风旧雨》凸显的是一“情”字。多是师友之情。虽说篇篇独立，是断篇散章，但若一口气通读下来，这组忆旧的文字，却亦可看做是一本太史公人物列传般的专书。某种意义上说，若朴堂是在为文化界的故老前贤立列传。许多篇章，许多情景、细节，颇有《论语》中《乡党》一篇之神采。古人讲微言大义，编撰《论语》的儒生和后来太史公作列传之真意，想来可不完全是为了要讲故事、说评书，是要告诉后来的人，在早年间，曾经有过怎样的人物风流，而这些风流人物又是怎样“为人”和“处事”的。若将《旧风旧雨》通读一遍，这一层意思，无须多说，想来读者大概也会明白个八九分。

特别喜欢靳飞早年所填《鹧鸪天》词中一句：“沧桑不没旧精英”。这一组《旧风旧雨》系列文章，在文学上不但篇篇都好，而且弥足珍贵，给文化界留下了可贵的资料。

序二

他的心中，也有一把律尺

孙小宁

靳飞先生出书，嘱我写一篇序。我诚惶诚恐回他：序须大家来做，我等不敢当，只能写些读后感。他笑，然后就让学生发来了那份书稿。

看书当然先看目录，很多篇为我熟悉，因为是经我之手刊发；有的尚还陌生，倒填补了我对他以前著书写文以及经历的空白。我认识靳飞，已经是二〇〇〇年后，他那时已旅居东京，之后又是在中日之间频频往返。而他的声名，是在出国之前就已有的，但我确不知他早年出道时的情形。

我只是以文识人，然后一再感慨连连。按说我做案头编辑工作多年，所经手的大家文章已经很多，但是每读靳飞文字，仍然觉得有气在胸中鼓荡。那有如唱腔念白般的行文走笔，既古雅又晓畅，已很难在别人家文字中看见，有时便想将它一句

一句念出，只为感觉其中的韵律起伏。

这样的文字是最适宜写悼念文章的，而他经过我手刊发的，也多是这类祭文。我因此曾和他说：你认识交往的老人太多了，都能在八宝山支个摊了。但那只是一时玩笑，对经得住玩笑的人才开。我后面的潜台词其实是，那些经历过旧风旧雨的老人，只有靳飞这样的解人，才可以对其做出诚恳而又恰切的评价。如果让时下那些习惯以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做附会攀援的人撰文登报，哪怕将逝者夸得天花乱坠，也是既浪费版面，又误导读者。

但这样的怀念文章累积成册，读着读着，我不免还是为作者心疼。因为做这样的著述，等于是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割出来看。写一次，割一部分，那该是怎样的生命之恻。连我都忍不住对这摊开的书稿一次次洒泪。而渐渐体会出的真挚与沉痛，已不仅是作为故交的斯人已逝，而是在于，斯人身上所深藏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丰神形貌也随之而去。一种活的传统的逝去，并且，它主要的形式，并不负载于文字与思想之上。

一、那些寂寞身影

这首先就是戏曲。翻得《旧风旧雨》，被纪念得最多的人是戏曲界人士。另外延伸到话剧舞台。戏曲界有刘曾复、叶盛长、梅绍武、梅葆玥、新风霞等。话剧界有林连昆、牛星丽等。我于戏曲界是外行，梨园的江湖事我也并不总往里面张望。但是只要是靳飞提笔在说，我便格外有兴趣读。或者说，我是在他的文章里捕捉弦外之音。比如《遥祭梅葆玥》那篇，在记

述了梅葆玥在病房所问过的话：“我算不算是倒在舞台上？”靳飞感慨：这是“一位全心投入艺术的艺术家人，一位以宗教精神投身艺术的艺术家人。”“葆玥女士所具有的精神，实则是抢救一切艺术的良药。不过，我们都毕竟是生活在现实世，每每仰视奇人而甘为平庸。”说到有十七年交往之谊的叶盛长先生，在政协会上为心爱的京剧做提案，激动到昏厥过去，被担架抬出会场醒来时，又要求把话说完。而这回说的是：“谁爱京剧，我就爱谁。”躺在病床他仍不甘心，对夜晚替换家人陪床的靳飞说：“文死谏，武死战。”而在弥留之际，仍然唱的是《满江红》。这样的举动，说实在，着实惊着了我。因为以我粗浅的理解，戏大于天，已经是演员的最高境界了。确实不知，当今世上，还有这样为戏曲艺术“殉死”的壮士。

但即使是如此的“殉死”，不得不说，这依旧还在圈子里为人所知。戏曲家生前身后之落寞，有时大过做独立思想著述的人。靳飞这一处的点醒，算是点到当今知识界的盲区。我们太偏重思想文字的传承，即使是戏曲研究，或也习惯于案头工作，对活的文化传承之忽视，也导致这类人的逝去，大家并没有认识到失去了什么。我们并还习惯以文字来知人论世，忽略了有些艺术是在动态的空间里呈现着动态的轨迹。而这动态的发展，同时又有着戏剧人对于思想、时潮与文化的贡献。

说到话剧舞台上的林连昆，我依旧能感到靳飞类似的不平。这位以《狗儿爷涅槃》里惊艳的表演，平息了当年关于戏剧“新潮与保守”的争议的人艺名角，虽然“在舞台上抖下来的玻璃碴儿，都像是钻石一样出八面光”，但在今天尊林兆华为大导，

高行健因诺贝尔奖而名声大噪时，靳飞认为，我们给予林连昆的褒奖，还是过于吝啬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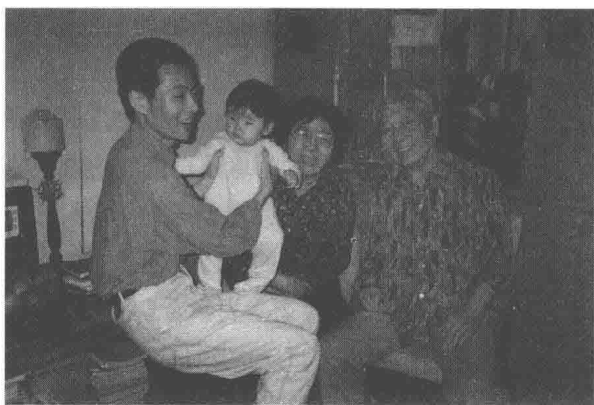
或许因为意识到这诸多问题，靳飞才敢于再做一回梅兰芳先生的大文章。本书中那篇《贵妃醉酒：一出旧戏的变革历程》，我曾在版上刊发。据我所知，这其实是靳飞在梅兰芳这个大课题上的一个分支，但里面的研究角度确值得重视。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，我们通常只是认为，这个时代如何影响了这门艺术的生成，却往往忽略艺术家的自觉，同时可以反过来积极影响到时代的各个层面。

而这也是我喜欢靳飞谈戏曲人物的一个原因，他在看似很窄类的领域所做的探究，所给予我们的，依然是一个足够宽广的幅宽，可以将中国文化与社会进程等方方面面信息涵盖进去，因此形成的是一个复眼的审视。对一门已经式微的传统艺术而言，我以为这样多元而独到的切入角度，不仅能给人启示，同时也能为有心的外行开出更多的方便之门。

二、雅的律尺之确立

“人是他所吃的，也是他所读的，更是他所行的，而不是他所说的。”在微信朋友圈，有人曾如是说。读《旧风旧雨》中所写的人与事，我时不时会想到这句话，并且想加上：人还是他所交往的。

从张中行起，一路写到萧乾、吴祖光夫妇、舒芜、胡絮青、严文井，我的感觉是，那一辈从旧风旧雨中走过的文化老人，怎么都做了他的灵魂故交？而且一交就是几十年。延伸到日本，



◎靳飞与吴祖光、新风霞夫妇

还有歌舞伎演员坂东玉三郎，能剧演员关根祥六家族。对照这长长的名单，我所打过交道的文化老人，真是屈指可数，而且即使当时在世时够得上，恐也因自己当时年龄轻、阅历浅，不足以知人论世，基本可视为错失良机。看靳飞写他们，我自然是在文字之外又懂了他们几分。甚至由此反省，我这种人，不能从人身上深处获益，是不是跟我没有一猛子扎下去和人交往的习性有大关系？

如我这等书生，确有一个毛病，好听一点或可说是一种矜持：爱一个人，多是通过文字，所谓爱吃鸡蛋不必要认识下蛋的鸡，这或许是人生阅历积累到一定阶段后最妥当安全的方式，因为毕竟知道，人和文之间还是存在差异。如此的好处是给自己一个想象天地。坏处则在于，与真正的人依旧隔了几层，也就不能像靳飞文中那样，在一些看似闲闲的相处中，体会出人的真性情。自然更不能深到，替换对方的家人，来做病人病房

间的夜间陪护，因此听到叶盛长先生至死也不忘的艺术忠言。我总感到，一个人在非常场合所流露的情感、所说的话，是有深刻而悠远的影响力的，靳飞深处这样的耳濡目染中，不说要做他们的衣钵传人，那份对文化对艺术的忠诚与信心，怕也是会矢志不移。

而我相信，如叶盛长先生所给他开的，马路牙子边上的戏曲启蒙课，不仅是艺术的启蒙，这些老文人学者所给予他的，也不仅是文章教益，更多还有做人处事，以及对待世界的方式。

和靳飞交往，我很少能听到他充满怨毒地说起哪个旧风旧雨中走过来的人。插科打诨除外。即使是现在已经被很多人写得似有定评的人，他也常要跳出概念来说。“每一件事都是复杂的。”当我们在电话中围绕着一个历史中人的是与非，做反复的掰扯之时，他总是反复申说着这样一个态度。而这样一个态度，也直接用在了《旧风旧雨》中一篇文章的标题。我个人未必都同意他对书中每个人的评价，但我很欣赏他这个态度。这不是说我们对每个人所做的事都态度暧昧，而是得时时观照到我们自己作为身外人的认知局限。

不过即便如此，我依旧想说一件特别之事。那是绿原先生逝世后，我编发了靳飞所写的悼念文章。稿件见诸版面不久，我的邮箱里就来了一封神秘邮件，没有报自己是谁，但提出要求：请告作者联系方式。出于编辑对作者下意识的保护，我希望先搞清来信者意图，以决定给还是不给。但问询邮件发出去后，再无音讯。将此事说与靳飞，他也糊涂，过了一段才告诉我，原来是绿原先生家人，读了此篇文章，觉得他是懂绿原先生的，

就想请他参加绿原先生的追思会。

如今在这本《旧风旧雨》中找到绿原那篇，后续有些事也被他写了进去，由此我也知道，绿原家人之所以不透露自己姓名，是打算在国庆期间为绿原先生举办这个追思会。但又想着这是个节日，不应该叨扰别人的幸福，于是就把邀请的人缩在很小的范围。以能不让更多人知道为原则，索性就再无下文。靳飞由此再次感叹起绿原先生自己所言说的人生的苦难与幸福。

我之所以单提此篇，是因为靳飞写故人，多是交道很深的，唯此篇他道只和绿原先生有半面之缘，还是在拜访牛汉先生的时候，有过一次闪面。但就是这篇没有深交而写出的绿原，依旧让其家人引为知音。我想这里面主要的原因是，靳飞对绿原这代人，首先有一个时代的把握，其次是由文对人有准确的把握。

而我更觉得准确的把握则在于，他其实是把他们每个人，放在中国文化的轴线上，再加时代之背景来做解读。那把靳飞赋予启功先生的“雅的律尺”，他自己心中也是有一把的。而这律尺标准的形成，又和这些有过多年交往的文化老人有关。

这个时代做史的研究的人开始多了，而且都讲究个独家发现。而依我对靳飞的了解——我看过他一些还未刊出的研究成果——他对很多热门话题都是有发言权的，但他似乎总不乐意掺和其间。用他在《民国史躲不开梅兰芳》这篇里有关梅孟关系的一句话点题，就是：“研究梅和研究孟，都是大课题，都比研究梅孟关系重要。”

很多事，他知道它们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。

三、日本，正歌与反歌

我还要说说《旧风旧雨》中的日本印记。近些年写日本的作家多了，有些也同样旅居日本，行文切入点均不乏独到之处，纵是如此，我依旧认为，靳飞所写的日本，别无此店，且不可忽视。里面的弦外之音，值得认真琢磨。

独特当然首先来自靳飞的家族因缘。太岳丈是波多野乾一先生，梅兰芳先生交往五十年的好朋友，堪称中国古老戏曲艺术的日本知音。其夫人也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。这使得靳飞一家所连带起的中日关系，变成了中日舞台艺术交流不可忽视的一页。这或许也可看成冥冥中的天意，让中日两个国家，在近代史的恩怨波折中，还能奏响另外的琴音佳曲，来提示众人文化在沟通人心、保存文化精髓中的作用。

我尤为喜欢他笔下的坂东玉三郎与关根祥六这两位人物形象，不仅因为其中寄托着殷殷的情感，还能看出，这情感的基础，来自彼此对对方文化的敬意。以我的粗浅理解，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国家深厚的文化传统有内心的敬意的话，他一定也会从心里去尊敬他国的。尤其是这所谓的他国，又是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日本，所以这中间，出于敬意的交往与了解，肯定能迸发出意想不到的火花。

这火花，或者说果实，我其实也有幸得见一二。坂东玉三郎被他相邀来华，曾与苏昆有过昆曲《牡丹亭》的合作。坂东为这一演出，恶补了《论语》《庄子》，等于是爱上了中国文化。关根祥六家族作为日本的能剧家族，受邀在中国做演出时，身为关根祥六哲嗣的关根祥人，在中国舞台上演出能剧之前，先